

道南源委錄

道南源委錄卷之五

晦菴朱先生

行狀略

先生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號韋齋因仕入閩生先生於南劍尤溪之寓舍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今居建陽之考亭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勵志聖賢之學年

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
泉州同安縣簿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
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歷
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
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阻之
者遂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
聖躬雖未有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
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
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明年

復召辭不許卽入對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
剴切焉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
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
於奏對復申言之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
職旣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
克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
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曾覲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
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旣不行雖擢用浹至不敢
就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

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庶退可嘉特
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進
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待進於
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
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
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
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間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克積
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霽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
已隱憂興利除害唯恐不及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其

於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註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大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臺諫言劄子非舊制遂奏

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
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詔以脩舉荒
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舉
浙東常平茶鹽事入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
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
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僉僦
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救民聲
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
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先生常

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
乞推行之先生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
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
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至
廢寢食分晝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推
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
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
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
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

心尤苦於救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租稅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

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
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
也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
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
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等事劾之奏上淮匿不以聞
章至十上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
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十年
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
所學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

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刑獄不當又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末篇乃詳言擴天理克人欲之事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除兵部郎以足疾馬祠未供

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向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先生行且辭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凡六事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詞直講學

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二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則心術害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

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
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
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
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
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轉
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遂
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咸經
摠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以俗
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

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
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爲之禁郡有故迪功
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
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知經界不行之害訪事宜
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上之且言必可行
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其冬有旨先行漳
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
請奉祠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除荆湖南路
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

行自劾三年再以病辭乞補蒲宮觀從之又數月差
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
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
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
命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
吏抑豪民湖湘士子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
之講說不倦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
請錄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
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益憂懼遂申省乞歸

田里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
言頗切直會今上卽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
每恨先生不得爲本宮講官至是首詔奏事先生行
且辭除煥章閣待制待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
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倖門一
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精求所
以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
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
係匪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

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指揮帶
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
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上手札卿經術淵
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遂拜命覃恩轉朝
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修撰辭不許受詔進講
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
心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
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
常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

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陳于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
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
處益用力焉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韓侂
胄謀之侂胄因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
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面言
又於所奏數事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
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云憫卿耆
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
明日竟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實文

閑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詔
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趙丞相誣謫求
州朝廷大權悉歸佐冑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
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以明
其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
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改
還職名王以疾氣休致不許沈機祖爲監察御史上
章誣詆落職罷祠五年致仕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
寢葬建陽縣唐石生之大林谷先生平居惓惓無一

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
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一
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勵易退之節一語不合必奉
身而亟去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
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
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
也初韋齋病亟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
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
死汝往事之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崇學焉

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延平李先生於草齋
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
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絕人力
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
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
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
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
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
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

能自己者而非後學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

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感哀
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
家有無常盡其懽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
雖貧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
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
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
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
繁見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
傳之萬代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於論

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尚書春秋禮樂雖未著於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之法綱舉目張理亂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

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
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道之正統待人
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
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
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
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則撫其言行又可畧
歟先生三子塾先卒楚迪功郎在承議郎門人黃榦
撰

先生年十八中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

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名

臣錄
下同

先生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直造其微處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聞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

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先生嘗自言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有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

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

日不至無理會爾

見延平答問下同

嘗謂趙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龐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

與呂伯恭書云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疆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

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見朱子大全下同

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條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躡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

語必三款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

李公晦語

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粹乎伊洛洙泗之緒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

而已

陳安卿語

先生畜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貫精粗合內外幽探

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
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
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
慕乎高偕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

魏華甫語

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
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又當知其何所
事而可爲爲學然後循其次策勉勉而用力焉必

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

爾

以下先生論學要語

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
湏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
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
消磨今湏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湏是光明正
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
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

儘有工夫可做

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惟有志不立直
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
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
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
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
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
大有事在

近看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
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入欲

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鵬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今須先正路頭明辯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懸不着路頭錯了則讀

書雖多爲文雖工終終事不得

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爾

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卽是此

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指出矣

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漫說求其放心實茫茫無把捉處也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哉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也操而存之格物致知亦是

因其所已知者推之所未知只是一本原
無兩樣功夫也

學者須求收放心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
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
自然頭緒自見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
無惡也

齊王愛牛孺子入井此二章反覆指示最爲深切但
此只說得感物發見後一段事其徹頭徹尾涵養
根本一段工夫却不曾說得以今觀之若平日都

不致養則人欲勝而天理微其發見之端亦絕無而僅有爾雖或時有發見亦何由察而識之雖使幸而識之亦何由操存得住擴克得行故學者要當如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所間斷察識操存克擴皆不難乎用力矣如是而造次顛沛無時不習則此心之體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斯其所謂仁歟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以理會得者即是裏面本來

有底只要自大本推之達之爾

大要只在求放心其他工夫摠閑慢要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善惡不難辨矣

或謂方思所以求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曰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亦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

所謂存心者非拘執繫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
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
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
庶幾乎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

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
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
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
並立但恐胸中無箇主若主邪自不能入

喜怒哀樂未發程子敬而無失之說甚好

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功也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曰靜坐則本原定

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問如何是靜中有物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

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謂靜中有箇覺處只是常惺惺
在這裏靜不是睡着了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
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
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爾當此之時何嘗不
靜不可必待真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

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
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曾子也只須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

人之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捨死向前而已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如其頽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開闊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

大抵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

已

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
之者貴專而不貴博唯專爲能知解其意而得其
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也且精致
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
通意解書用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
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以而皆爲吾有矣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
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

漢之廣大曲折之詳紆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謂此也

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

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賢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虚心涵泳切已體察

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須當迎刃而解

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懸索而得意思不同

康自先生人謂其學於子挺之每有扣請必曰願先生只開其端勿盡其意他大意只要待自思量得之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直是別

看文字只要虚心滌去舊聞以來新見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讀書有不曉處剗出將去問人便且讀過去有時讀別處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者便自曉得

讀書須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

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

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

聖賢言語大約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只如夫子言
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賓使民如祭言忠信行
篤敬這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
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至程子
又專發明一敬字若止恁看似千頭萬緒其實只
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兼攝在裏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味自見道理

大抵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也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

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

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
會切忌輕自表暴引惹外人辯論枉費應酬分却
向裏工夫

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畧有不同伏羲易自是伏羲
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如乾
之四德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貞不以分配四時
孔子見此四字好始分作四件說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難曉者某恐盤庚周誥多
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來而面命之面教譬之自

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
君牙罔命之屬乃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
姓都曉得者有今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
不曉者未必當時之人不曉其義也

大凡讀詩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所謂清廟之瑟一唱
而三嘆方有意思

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世及漢儒
所裒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
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

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
閑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
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荀子史記似一套
怕只是荀子作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
提起一事使人讀着常惺惺地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
擴克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飫涵泳諷味
孟子大槩是饒人探索力討及已自求故伊川曰

孟子卷之三
三
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冒心事實亦此意也

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六功如此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活潑潑地

讀史要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不可倚靠師友

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缺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
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塾宇受之文公長子家庭之訓又以父命從呂祖謙
學用蔭宮將仕郎早卒贈中散人夫子鑑率直大

六湖
領

堊宇文

公次子用蔭補官歷監德清縣新市鎮

戶部游酒庫贈朝奉郎子鉅用康尹銓監登聞鼓院

在字叔敬文公季子用蔭補官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正知南康軍起家知信州入對以進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爲言除工部侍郎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閔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爵獨曾參封侯侯乞與並封楊雄王雱乞去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

張載若使之從祀廟庭斯文幸甚除吏部侍郎
外分寶謨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子鉉通直郎兩
浙運管

道南源委錄卷之五

道南源委錄卷之六

黃文肅公

宋史道學傳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

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

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

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旣至而熹

他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

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

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且苦六之處世有益
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于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
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
以其子妻榦寧祖即位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銓中
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
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
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藁
成熹見而熹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以
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

熹以深

衣及所著書受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江庫時榦佐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鎮訪以軍事榦曰聞議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爲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欵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州涪縣吏民皆知監州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

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
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其桎梏飲食之委
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誥之曰
汝殺人投之于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
果于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飢糴客米發常州
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衆而禁其糴榦報以
乞欲榦罷然後始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
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得皆
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

先教養其在漢陽郡治後鳳栖山爲至等四方士立
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
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驚安慶去
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
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
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主民兵五
千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田起丁夫通役二萬
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中休一
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紫宸入聽

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付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

而去是歲大旱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與登郡閣望潯
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涇東
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
城屹然無虞士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
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參議者再辭不受旣
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處令先赴制府稟議榦即
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
鞠死囚感夢于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榦移書
珣曰丞相誅諱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

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脩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旣明則爲之立堡砦築爲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脇息有棄田

虜軍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
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今若不早爲之圖則
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
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旣退當思
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議斷金
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
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某州官吏三人
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
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

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
長吏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
和州之命仍乞祠閣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
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
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于
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
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
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十千人
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

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
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
四方賢士論討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
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
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
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
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
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
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矣臣

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
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士縣之衆
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
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割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
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
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斬黃決不可保斬黃不保
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
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抵排之厥後光
黃斬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

不就不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
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虎書院山
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
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
與江淮豪傑游往往顧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
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深知榦
倜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
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
事以忤上意至是辭起擢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也

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
經理亶亶不倦借隣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
如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
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受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
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
經解文集行于世

蔡文節公

子淵沉沉子杭模

墓誌略

先生諱元定字季通姓蔡氏其先弋陽人上世仕唐

有為建州建陽縣者因家焉曾祖允祖諒太學生父
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妣詹氏先生在娠牧堂以
聖賢遺像設別室使詹氏日瞻仰焉先生生而穎悟
異於常兒八歲能詩十歲日記數千百言牧堂示以
西銘等書又示以程子語錄張子正蒙邵子經世且
語之曰此孔孟之正脉也先生幼而沉涵其義長而
辨析益精乾道間見文公于崇安遂師事焉凡文公
次序伊洛諸儒遺言先生之言為多年四十不就科
舉迄戊申年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律

曆歲於朝廷。郡津遣赴行在。先生以疾辭。紹熙癸丑。西遊襄漢。循淮渡江。道經建業。趨京師。朝之名勝無不傾倒。常與太學生黃滋諸公遊西湖。聞諸公欲薦之於朝。而留行者。卽日命舟而歸。慶元乙卯。築室西山。將老焉。文公貽書有臨風引領俟已。聞采薇歌之語。時僞黨論與先生知不免。簡學者劉礪曰。性起僞惡。得無罪。明年命下親故送別。先生酒酣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見兒女悲。方自里中赴道衆。皆疑懼。或曰。緩行。先生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至營道末。

幾學者漸衆先生憂之曰神人惡衆至殆不免乎每與諸子書戒以死生有命訓其自脩則曰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庶可傳之子孫勿以余無故得罪而遂憊焉明年八月寢疾醫曰脉平可治先生曰是謂脉病不相應非藥可爲也先生雖病接朋友不倦一日謂其子沉曰合謝客且安靜還造化舊物凡九日命移寢正室有二聲若巨石墜牖間傾之而逝享年六十有四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十一月六日始窆墓于建陽縣崇泰里翠嵐之山先生天資高聞道早

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
古今盛衰之理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
方伎曲學與異端邪說悉拔其姦而辨其非凡古書
奇辭奧義人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
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得之
吾與季通言未嘗厭也及薤以文誅之曰精詣之識
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可復得而見
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先生居家以孝弟忠
信儀刑子孫而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

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
字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道衰微邪說交作
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
年接引後進亦無隱焉者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
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乙潛虛指要洪範解八
陣圖說陰符經解運氣節略脉書及詩束雜說若干
卷傳于世獨易春秋雖發其端緒諸子能承業焉

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
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

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
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志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
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慤然者矣
元定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
就道熹與從遊者數十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
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
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

元定同其子沉走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
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

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
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
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
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
大原固以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
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
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
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

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

西山師事晦菴而晦菴顧曰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奧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答問之辭曰翁繼錄者蓋引以自匹也

先生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爲是獨引程氏說以爲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壬子與元定辨論終始其說

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晦菴人生曰蔡神與博
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
李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
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
有成法

周子伯靜號節齋元定長子

之諸子奉公之訓卓然自立吾邦之士莫與爲比

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

劉晦伯跋元定訓子帖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

真德秀文集

伯靜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卽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

伯靜易解大槩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析又大細碎及大義則與本義不同多涉玄妙終不能脫莊列之習豈真知易之所以爲易良可嘆也

北溪陳淳

沉字仲默元定季子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訓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視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

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君既受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百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

又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失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托哉慶元初僞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絀聘君亦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

楚最楚粵窮僻居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
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說浩然無湘縈之思
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
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
殯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
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瞭然有以見
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友求諸躬衆理俱備信前聖
之言不予欺也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文
公所嘆重然學者鮮闕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

人洒然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歷如指諸掌
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時違遂指山林爲歸
宿卜居九峯遽輿重掩雖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以
用君君不屑也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
韋社中至其吟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
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

杭字仲節沉之仲子號九軒家學淵源當時稱爲君
子凡兩去國後一出尤偉善類恃之如太山謚文肅
模字仲覺沉之季子從文公游隱居篤學一以聖賢

爲師嘗集續近思錄

陳北溪

墓誌銘

先生生有淑質幼而穎悟少長趣識已端高爲學務實以同於俗爲耻間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真得洙泗之傳者循墻闖門未身其奧吾心愿焉聞朱夫子講道武夷是又真得濂洛之傳者羸糧願從厄於無資天啓其逢夫子出守實維先生之鄉一見與語知其用工之深久直以上達之理

發之謂凡闡義理必尋究其根源如爲人子何故止
於孝湏窮孝之根原所自來先生一聞其語深思默
探日求其所未至不以苟得而遽止也夫子去漳每
語諸人屢以南來吾道得一安卿爲喜士友疑問不
合夫子意獨稱安卿爲善問其許可如此先生又積
其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
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胞
中洒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
質之夫子夫子有喟然興點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大

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
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
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夫子蓋許先生以曾哲之意而
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先生於是無書
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
表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
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
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節度之詳
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源得失利害之幾

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踈密難明之辨須一
一講究勘驗過方得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
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皆
不可不盡心焉蓋妙道在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
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
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聞朱夫子一貫博約之語積
功而有得者也至是夫子之所以教先生之所以學
徹上徹下貫該精粗無復遺恨矣夫子沒先生僻處
南畝與四方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鄉間諸老曩在

朱門者皆已零落後人累於科舉習於見聞絕無此志唯鄰郡泉莆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士友所萃有平昔同門而未識面者聞先生至叩門求質者甚衆朝士大夫爭迎館焉鄭侯之弟刺嚴陵招致學官坐臯比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舐排異端中甚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蓋近世固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但教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

皆置之而不問後生晚出喜其奇而便其簡群而和之牢不可破朱子沒其說益張其徒益繁故先生極力排之昔孔子沒有孟子息邪詎諛以正人心而孔子之道始尊嗚呼是先生之所以爲心歟歸自中都泉蒲人爭師之先生爲之講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之勞而在已曾無毫髮倦色惟慮夫人無以受之而不憚於傾其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而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千義詳講仙溪陳沂往來其門

歲月愈久以一時問答

之言輯爲筠谷所聞二卷尤

其深切著明者也今二

邦學子欲適聖門踐徑者皆

賴是書以爲標的云維

先生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

鄉德形於言其胸中明瑩湛乎太空之無雲也其辨

說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也其推已及人心甚於饑

渴嗜慾而不能以自遏也先生調官泉南諸生預竊

自幸其有以終教於我也將之官而先生卒於是相

與哭之哀曰此後生之不幸也嗚呼先生仕不遠祿

而行可爲法內本及時而言可明道死而不亡信然

非邪先生諱安卿漳之龍溪人淳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該特奏恩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修職郎享年六十有五妻李氏同門友唐咨之季女子曰桀能讀父書而銓次其家集爲五十卷

近得陳淳書亦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與黃直卿

安卿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爲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爲吾道得

此人也

答李堯卿以上二條俱文公書問

安卿論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

容已處卽自可默會矣

文公語錄

在昔乾淳之士登考亭之門而親傳面授者不知其
幾人矣窮鄉孤陋未能徧求高弟子遺書而盡
觀之但見端的固守其師說而接引後進敷暢演
繹而不失其本意者惟二先生爲可敬勉齋辭嚴
任重充拓光明而通釋尤爲淵奧北溪辭暢義密
剖析精微而字義爲楷皆所以爲後學之津梁

以達于紫微之室者也

金華王栢跋
二先生文粹

朱門惟勉齋以道理本原其次北溪於細碎字義亦

不差

臨川吳
澄文集

廖吏部

宋史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
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
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
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
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

潯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

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德明學有根據

文公文集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

論更革處語乃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已工夫只

管就外邊文字走支離雜擾不濟事

文公語錄下同

季堯卿云子晦嘗謂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先生曰不恁地也不得然也不湏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

德明稟辭求一言爲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再請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切要工夫

德明赴潮卒來告别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
法黃直卿云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但
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
來爭到這裏也不是

廖漕老學有守最罕其匹

陳安卿北溪集下同

立脚得住不爲時論所變

道南源委錄卷之六